

卷三十二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六

無礙。取而。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口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小。豪傑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

時。幾張紙。盡不完。說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不熟飯鍋。最是那癡。宋惜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三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梁贊卷三十一終

如龍一以波底以

四前編對對錄也

之溫育精發信

氏題此題送終風
不識文說休山東

寶良姬姐之對對對不非對首民言問罪山
金非賊子素山王敵敵敵敵敵敵敵敵敵敵
東魏良各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龍梁贊卷三十一

喬允煥胡子宣淫

顧報施師師入定

詞云

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鉄石打成心性。却爲
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
氏。豪傑都休。

這首詞是昔賢所作。說着人生世上。色字最爲要緊。隨你英雄
豪傑。殺人不眨眼的鉄漢子。見了油頭粉面。一個袋血的皮囊。
就弄軟了三分。假如楚霸王。漢高祖。分爭天下。何等英雄。一個
臨死不忘虞姬。一個酒後不忍戚夫人。仍舊做出許多纏綿景

狀出來。何況以下之人。風流少年。有情有趣。牽着個色字。怎得不蕩了三魂。走了七魄。却是這一件事。關着陰德極重。那不肯淫人妻女。保全人家節操的人。陰受厚報。有發了高魁的。有享了大福的。有生了貴子的。往往見于史傳。自不消說。至于貪淫縱欲。使心用腹。污穢人家女眷。沒有一個不減算奪祿。或是妻女見報。陰中再不饒過。且如宋淳熙末年。開舒州有個秀才。劉堯舉。表字唐卿。隨着父親在平江做官。是年正當秋薦。就依隨任之便。雇了一隻船。往秀州赴試。開了船。唐卿舉目向稍頭一看。見了那持檝的。喫了一驚。元來是十六七歲一個美貌女子。鬢髮輝媚。眉眼含嬌。雅是荆布淡妝。種上綽約之態。殊異尋常。女子當稍而立。儼然如海棠一枝。斜映水面。唐卿覘之不足

看之有餘。不覺心動。在舟中密上休察光景。曉得是船家之女。稱嘆道。從來說老蚌出明珠。果有此事。欲待調他一二句話。礙着他的父親。同在稍頭行船。恐怕識破。救做老成。不敢把眼正覘。稍上却時時偷看他一眼。越看越媚。情不能禁。心生一計。只說舟重行遲。趕路不上。要船家上去幫扯絆。元來這隻船上。老兒爲船主。一子一女相幫。是日兒子三官。係先在岸上扯絆。唐卿定要強他老兒去了。止是女兒在那里當稍。唐卿一人在艙中。像意好做走了。未免先尋些閑話試問他。七十句裡邊。也回答着。一兩句。韻致動人。唐卿趕着他說話。就把眼色丟他上。有時含着笑。遇有時正顏拒却。及至唐卿看了別處。不來兜搭了。却又說句把冷話。背地裡忍笑偷眼斜盼着唐卿。正是明中

梳暗撩人。一發叫人當不得。要神魂飛蕩了。唐卿思量要老
大。撩撥他一撩撥。開了箱子。取出一條白羅帕子來。將一個胡
桃繫着。繒上一個同心結。拋到女子面前。女子本等看見了。故
意假做不知。呆着臉。只自當擔。唐卿恐怕女子真個不覺。被人
看見。頻把眼送意。把手指着。要他收取。女子只是大刺刺的
在那里。竟像個不會意的。看看船家收了繒。將要下船。唐卿一
發着急了。指手擡脚。見他只是不動。沒做是處。倒懊悔無及。恨
不得伸出一隻長手。仍舊取了過來。船家下得船來。唐卿面擗
得通紅。冷汗直淋。好生置身無地。只見那女兒不慌不忙。輕把
把脚伸去帕子邊。將鞋尖勾將過來。遮在裙底下。慢把低身
倒去。拾在袖中。腆着臉。對着水外。只是笑。唐卿被他急壞。却又

見船已到利害頭上。如此做作。遮掩過了。心裡私下感他越竟
得風情着人。自此兩下多有意了。明日復作舊。趕着船家上去。
兩人扭扭。唐卿便老羞面皮。謝女子道。昨日感卿包容。不然
小生面目難施了。女子笑道。膽大的人。元來恁地虛怯麼。唐卿
道。卿家如此國色。如此慧巧。宜配佳婿。方為斯稱。今文鴛彩鳳
誤墮鷄枲中。豈不可惜。女子道。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自古如此。
豈獨妾一人。此皆分定之事。敢生嗟怨。唐卿一發伏其賢達。自
此語話投機。一在艙中。一在船外。相隔不多幾尺。路眉來眼去。
有情甚濃。却是船家繫在岸上。回轉頭來。就看得船上見的。只
好話說往來。做不得一些手脚。乾熱罷了。到了秀州。唐卿更不
尋店家。就在船上作寓。入試時。唐卿心裡放這女子不下。題目

到手一揮而就。出院甚早。急奔至船上。只見船家父子兩人。越着艙裡無人。身子閒着。叫女兒看好了船。進城買貨物去了。唐卿見女子獨在船中。喜從天降。急急跳下船來。問女子道。你父親兄弟那里去了。女子道。進城去了。唐卿道。有煩娘子移船到靜處一話何如。說罷。便去解纜。女子會意。即忙當櫓。把船移在一個無人往來的所在。唐卿便跳在稍上。來攬着女子道。我壯年未曾娶親。倘蒙不棄。當與子締百年之好。女子推遜道。嗚呼貧姿。得配君子。固所願也。但枯藤野蔓。豈敢仰托喬松。君子自是青雲之器。他日寧肯復顧微賤。妾不敢承。請自重。唐卿見他說出正經話來。一發憐愛。慾心如火。恐怕強他不得。發起極來。拍着女子背道。怎麼說。那較量的話。我兩日來。被你

我神魂飛越。不能自禁。恨沒個機會得與你相近。一快私情。今日天與其便。祇吾兩人在此。正好恣意歡樂。遂平生之願。却如此堅拒。再沒有個想頭了。男子灑不得如願。要那性命何用。你昨者爲我隱藏。羅帕。感恩非淺。合既無緣。我當一死。以報說罷。望着河裡便跳。女子急牽住他衣襟道。不要慌。且再商量。唐卿轉身來抱住道。這商量甚麼。抱至艙裡來。同就枕席。樂事出于望外。真個如獲珍寶。事畢。女子起身來。自掠了亂髮。就與唐卿整了衣。說道。辱君俯愛。肯顧鄙承。雖然一雲之情。義堅金石。他日勿使刺燕裁燕。空隨流水。喜與道。養子稚愛。敢負心盟。目今揭曉存卽。倘得寸進。必當以禮。妻子。貯於金屋。兩人千恩萬愛。歡笑了一回。女子道。恐怕父親。恐堪。原移船到舊處住。

了。唐卿假意上岸等船家歸了。方纔下船。竟無人知覺。此事誰想。

暗室虧心。

神且如雷。

唐卿父親在平江任上。懸望兒子赴試消息。忽一日晚間。得一夢。夢見兩個穿黃衣的人。手持一張紙。突然來報道。天門放榜。那君已得首荐。傍边走過一人。急掣了這張紙去道。劉堯舉近日作了欺心事。已壓了一掛了。父親喫一驚。竟來乃是一夢。思量來得古怪。不知兒子做甚麼事想了。此言未必成名了。果然秀州揭曉。唐卿不得與薦。死來場中考官道是唐卿文卷好。要他做頭名。有一個考官。方看中了一卷。要把唐卿做第二。那考官不肯道。若要我做第二。寧可不中。留在下科。不怕不是頭

名。不可中壞了他。忿着氣把他點落了。曹卿在船等候。以見紛紛攘攘。各自分頭去報喜。唐卿船裡靜悄悄。鬼也沒個走將來。曉得沒帳。只是嘆氣。連那稍上女子也道是失望了。暗暗淚下。唐卿只得看無人處。把好言安慰他。就用他的船。轉了到家。見過父母。父親把夢裡話來問他道。我夢如此。早知你不得中。只是你曾做了甚麼心事來。唐卿口裡賴道。並不會做甚事。却是老大心驚道。難道有這樣話。似信不信。及到後邊。得知場裡這番光景。纔曉得本該得薦。却為陰德上損了。運了功名。心裡有些懊悔。却還念那女子不置。到第二科。唐卿果然領了首薦。因念女子舊約。遍令尋訪。竟無下落。不知流泛在那里去了。後來唐卿雖得及第。終身以此為恨。看官你看。劉唐卿只為此上着

之錯罰他。踉跄了一科。後邊又不得團圓。蓋因不是他姻緣。所以陰陽越重了。奉勸世上的人。切不可輕舉妄動。淫亂人家婦女。古人說得好。

我不淫人妻女。

妻女定不淫人。

我若淫人妻女。

妻女也要淫人。

而今聽小子說一個淫人妻女。妻女淫人。轉輾果報的話。元朝河州原上。有個大家子。姓鍊。名鎔。先祖爲繡衣御史。娶妻狄氏。姿容美艷。名冠一城。那漢河風俗。女子好游。貴宅大戶。爭把美色相誇。一家娶得個美婦。只恐怕別人不知道。倒要各處去賣弄。張揚。出外游耍。與人看見。每每花朝月夕。士女喧騰。稠人廣衆。挨肩擦背。目挑心招。恬然不以爲意。臨晚歸家。途間一

品題某家第一。某家第二。說着好的。喧譁謔浪。彼此稱羨。也不管他丈夫聽得不聽得。就是丈夫聽得了。也道是別人贊他妻美。心中暗自得意。便有兩句取笑了他。總是不在心上的。到了大元至正年間。此風益甚。鍊生既娶了美妻。巴不得領了他各處去搖擺。到之處。見了的。無不嘖嘖稱賞。那與鍊生相識的。調笑他。誇美他。自不必說。只是那些不曾識面的。一見了狄氏。聞知是鍊生妻子。便來極相知。把言語來撩撻。酒食來攬哄。道他是「有緣之人。有福之人。大家多奉承他。所以鍊生出門。不消帶得本錢在身邊。自有這一班人。扳他去喫酒喫肉。常得醉飽。而歸滿城內外人。沒一個不認得他。沒一個不懷一點不良之心。打點勾搭他妻子。只是鍊生是「大戶人家。又且做人有些

性氣剛狠。沒個因。不敢輕惹得他。只好乾嚙。唾沫眼裡口裡。討些便宜罷了。古人兩句說得好。

謾藏誨盜。

治容誨淫。

狄氏如此美艷。當此風俗。怎容得他清清白白過世。自然生出。事體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同里有個人姓胡。名緩。有妻。門氏也。生得十分嬌麗。雖比狄氏略差些兒。也算得是上等姿。色。若沒有狄氏在面前。無人再賽得過了。這個胡緩亦是個風。月浪蕩的人。雖有了這樣好美色。還道是讓狄氏這一分好生。心裡不甘伏。誰知鏡生見了門氏。也羨慕他。思量一網打盡。兩。美俱備。方稱心願。因而兩人各有欺心。彼此交厚。共相結納。意。思便把妻子大家兌用一用。也是情愿的。鏡生性直。胡生性狡。

鏡生在胡生面前。時常露出。要勾上他妻子的意思來。胡生將。計就計。把說話曲意。倒在鏡生懷裡。再無推拒。鏡生道。是胡生。好說話。畢竟可以圖謀。不知胡生正要乘此機會。勾狄氏。如。不漏一些破綻出來。鏡生對狄氏道。外人都道你是第一美色。就我所見。胡生之妻。也不下於你。怎生得設個法兒。到一到手。人生一世。兩美俱為我得。死也甘心。狄氏道。你與胡生恁地相。好。把話實對他說不得。鏡生道。我也曾微露其意。他也不以為。怪。却是怎好直說得出。必是你替我做個捧頭。纔弄得成。只怕。你要吃醋。熬酸。狄氏道。我從來沒有妬心的。可以幫襯的。無不。幫襯。却有一件。女人的買賣。各自門。各自戶。如何能到惹得他。除非你與胡生內外通家。出雙見子。彼此無忌時。常引得他到。

我家裡來。方好戲個機會。弄你上手。錢生道。貧妻之言甚是。理從此愈加結識。胡生時時引他到家裡喫酒。連他妻子請將過來。叫狄氏陪着。外邊廣接客。姬狎客。調笑戲謔。一來要奉承。胡生喜歡。二來要引動門氏情性。但是宴樂時節。狄氏引了門氏在裡面簾內窺着。看見外邊淫昵褻狎之事。無所不爲。隨你石人。也要動火。兩生心裡各懷着一點不良之心。多各賣弄波俏。打點打動女佳人。誰知裡邊看的女人。未動火了一個。你道是誰。元來門氏雖然同在那里窺看。到底是做客的人。帶些拘束。不像狄氏自家屋裡。恣性瞧看。惹起春心。那胡生比錢生不但容貌勝他。只見嵐流身分。溫柔性格。在行氣質。遠過錢生。狄氏反看上了。時時在簾內露面調情。越加用意。支持酒餚。毫無

倦色。錢生道是賢妻內助。心裡快活。那里曉得就中之意。錢生酒後對胡生道。你我各得美妻。又且兩人相好至極。可謂難得。胡生謙遜道。拙妻陋質。怎能比得尊嫂。生得十全。錢生道。虎小窮看來。不相上下的了。只是一件。你我各守着自已的。亦無別味。我們做個癡典。不着。彼此更換一用。交收其美。心下何如此。一句話。正中胡生深機。假意答道。拙妻陋質。雖蒙獎賞。小窮自揣。怎敢有犯尊嫂。這個於理不當。錢生笑道。我們醉後謔浪至此。可謂忘形之極。彼此大笑而散。錢生進來。若醉看了狄氏。擡他下頰道。我意欲把你與胡家的公用一公用。何如。狄氏假意罵道。痴鳥龜。你是好人家兒女。要偷別人的老婆。到捨着自已妻子身體。虧你不羞。說得出來。錢生道。總是通家相好的。彼此

便宜何妨。狄氏道：我在裡頭幫襯你奏趣，返要我做此事，我却不肯。鍊生道：我也是取笑的說話，難道我真個捨得你不成？我只要勾着他罷了。狄氏道：此事性急不得，你只要攛哄得胡生快活，他未必不像你一般見識。捨得妻子，也不見得鍊生揀着。狄氏道：我那賢惠的娘，說得有理。一同狄氏進房睡了。不題。却說狄氏雖有了胡生的心，只爲鍊生性子不好，想道：他因一時閒思量勾搭門氏高興，中有此癡話，萬一做下了事，被他知道了，後邊有些嫌忌起來，礙手礙脚，到底不妙。何如？只是用些計較，瞞着他做安安穩穩，快樂不得，心中算已定了。一日胡生又到鍊生家飲酒，此日只他兩人，並無外客。狄氏在簾內往往來來示意。胡生心照了，留量，不十分喫酒，却把大甌勸鍊生。

喚他道：小弟一向蒙兄長之愛，過干骨肉，兄長俯念拙妻拙妻也仰慕兄長。小弟乘閒下說詞，說他已有幾分肯了。只要兄長看顧小弟，不消說先要兄長做百來個奴者東道，請了我方與兄長圖成此事。鍊生道：得兄長肯賜周全，一千個東道也做。鍊生見說得快活，放開了量，大碗價喫。胡生只把肉麻話哄他，喫酒不多時，爛醉了。胡生只做扶他的名頭，抱着鍊生進簾內來。狄氏正在簾內，她一向不避忌的，就來接手，攙扶。鍊生已自一些不知，胡生把嘴唇向狄氏臉上，做要親的模樣。狄氏就把脚尖兒勾他的脚，聲喚使婢艷雪卿雲兩人來扶了家主進去。剛刺得胡生狄氏在簾內，胡生便抱任不放。狄氏也轉身來回抱胡生，就求歡道：渴慕極矣。今日得諧天上之樂，三生之緣也。狄

氏道。亥久有意。不必多言。褪下褲來。就在堂中椅上坐了。蹣起雙腳。任胡生雲雨起來。可笑鍊生地貪胡妻。反被胡生先淫了妻子。正是

捨却家常慕友妻。誰知背地已偷期。

賣了餛飩買麵喫。恁樣心腸癡不癡。

胡生風流在行。放出手段。儘意舞弄。狄氏歡喜無盡。叮囑胡生不可洩漏。胡生道。多謝尊嫂不棄。小生賜與歡會。却是鐵兄許我多時。就知道了。也不妨礙。狄氏道。拙夫因貪貧懶。故有此話。雖是好色心正。却是性剛心直。不可惹他。只好用計賺他。私圖快活。方爲長便。胡生道。如何用計。狄氏道。他是個酒色行中人。你訪得有甚名妓。牽他去喫酒。賤宿。等他歸來。我與你就好。

通宵取樂了。胡生道。這見識極有理。他方纔欲營勾我妻。許我妓館中一百個東道。我就借此機會。撮哄一兩個好妓者。絆住了他。不拍他不留戀。只是怎得許多纏頭之費供給他。狄氏道。這個多在我身上。胡生道。若得尊嫂如此留心。小生揀儘着性命。陪尊嫂快樂。兩個計議定了。各自散去。元來胡家貧。鍊家富。所以鍊生把酒食結識胡生。胡生一面奉承。怎知反着其手。鍊生家道雖高。因爲花酒面上。費得多。把膏腴的產業。逐漸費掉了。又遇狄氏搭上了胡生。終日撮掇他去出外取樂。狄氏自與胡生治酒歡會。珍饈備具。日費不貲。狄氏喜歡過甚。毫不吝惜。只乘着鍊生急迫。就與胡生內外撮哄他。把產業賤賣了。狄氏又把價錢藏起些。私下奉養胡生。胡生訪得有名妓。就引着鍊

生去入馬。置酒留連。日夜不歸。狄氏又將平日所藏之物。時時寄些與丈夫。爲酒食犒賞之助。只要他不歸來。便與胡生暢情作樂。鏡生道是妻賢不妬。越加放肆。自謂得意。有兩日歸來。狄氏見了。千歡萬喜。毫無嗔妬之意。鏡生感慟不勝。夢裡也道妻子是個好人。有一日正安排了酒果。要與胡生享用。恰遇鏡生歸來。見了說道。爲何置酒。狄氏道。曉得你今日歸來。見怕寂寞。故設此等待。已着人去邀胡生來陪你了。鏡生道。知我心者我妻也。須與胡生果來。鏡生又與盡歡商量的。只是衙門中的話。有時醉了。又挑着門氏的話。胡生道。你如今有此等名姬相交。何必還顧此情。嫌之質。果然不嫌醜陋。到底設法上你手罷了。鏡生感謝不盡。却是口裡雖如此說。終日被胡生哄到妓家。

醉夢不醒。弄得他眼花撩亂也。那有閑日子。與門氏做繡。正夫胡生與狄氏。却打得火一般熱。一夜也閑不得。得有鏡生在家。須不方便。胡生又有一個喫酒易醉的方。私下傳授了狄氏。做下了酒。不上十來杯。便沉醉軟攤。只思睡去。自有了此方。鏡生就是在家。或與狄氏。或與胡生。吃不多幾杯。已自酒然。傍胡生就出來與狄氏換了酒。終夕笑話淫戲。鏡生竟是不覺。得有回把歸來時。撞着胡生狄氏。正在歡飲。胡生須怕地避避。杯盤狼藉。收拾不迭。鏡生問起狄氏。只說是某親眷來。留着喫飯。怕你來強酒。吃不過。逃去了。鏡生便就不問。只因前日狄氏說了。不肯交兌的話。信以爲實。道是猶心性貞潔的人。那胡生又狎睡奉承。惟恐不及。終日陪闞妓。陪喫酒的一。疑那里疑心。

看况且兩個有心人。第一無心人。使婢又做了脚便。有些小形跡。也都遮飾過了。到底外認胡生爲良朋。內認狄氏爲賢妻。迷而不悟。街坊上人知道此事的。漸也多了。編着一隻吞暗語。山坡羊來嘲他道。

那風月場。那一個不愛。只是自有了嬌妻。也落得個自在。又何須終日去。亂走胡行。反把個貼肉的人兒。送別人還債。你要把別家的一手擎來。誰知在家的。把你雙手托開。果然是雞犬前到先。羅子你曾見他那門兒安在。割猫兒尾。棒着猫飯來。也落得典人用了些。不疼的家財。乖乖這樣貧花。只算得折本消灾。乖。這場交易。不做得公道生涯。

却說鏡生終日耽于酒色。如醉如夢。過了日子。不肯身子。胡氏

起來。起床不得。眼剛在家。胡生自覺有些不便。不敢往來。狄氏通知他道。丈夫是不起床的。亦且使婢們做眼的多。只管放心來走。自不妨事。胡生得了這個消息。竟自別無顧忌。出入自擻慣了。脚步不覺忘懷了。錯在床面前走過。鏡生忽然看見了。怪問起來道。胡生如何在裡頭走出來。狄氏與兩個使婢同声道。自不曾見人走過。那里甚麼胡生。鏡生道。適纔所見。分明是胡生。你們又說沒甚人走過。难道病眼模糊。見了鬼了。狄氏道。非是見鬼。你心裡終日想其妻子。想得極了。故精神恍惚。開眼見他。是個眼花。次日胡生知道了這話。說道。雖然一時扯謊。瞞了他。他後邊病好了。必然靜想得着。豈不疑心。他既認是鬼。我有道理。真個把鬼來與他看看。等他信實。是眼花了。以免日後之

疑狄氏笑道。又來調喉。那裡得有個鬼。胡生道。我今夜乘暗。樂在你家後房。落得與你歡樂。明日我教做一個鬼。走了出去。却不是一舉兩得。果然是夜狄氏安頓。胡生在別房。却叫兩個使婢在牀前相伴家主。自推不耐煩。伏侍。圖在別牀安寢。撇了鍊生。徑與胡生睡了一晚。明日打聽得鍊生睡起朦朧。胡生把此說塗了面孔。將髮髮染紅了。用綿裹了兩隻脚。要走得無音。故意在鍊生面前。直衝而出。鍊生病虛的人。一見大驚。喊道。有鬼。有鬼。忙把被遮了頭。只是顫。狄氏急忙來問道。爲何大驚。小怪鍊生哭道。我說昨日是鬼。今日果然見鬼了。此病凶多吉少。急得請個師巫。替我禳解。則個自此一整。病勢漸重。狄氏也有些過意不去。只得去訪求法師。其時離原上百里。有一個了卧福

法號虛谷。戒行爲諸山首冠。鍊生以禮請至。建懺悔法壇。以祈佛力保祐。是日卧師入定。過時不起。至黃昏始醒。問鍊生道。你上代有個繡衣公麼。鍊生道。就是吾家公公。卧師又問道。你朋友中有個胡生麼。鍊生道。是吾好友。狄氏見說着胡生。有些心病。也來側耳听着。卧師道。適間所見甚奇。鍊生道。有何奇處。卧師道。貧僧初行。見本宅土地。恰遇宅上先祖繡衣公在那里訴冤道。其孫爲胡生所害。土地訴是賤微。理不得這事。教繡衣公道。今日南北二斗降玉筭峰下。可往訴之。必當待理。繡衣公竟邀貧僧同往。到得那裡。果然見兩個老人。一個着緋。一個着綠。對坐下棋。繡衣公叩頭。仰訴。老人不應。繡衣公訴之不止。棋罢方開言道。福善禍淫。天自有常理。爾是儒家。乃昧自取之理。爲

無益之求。爾孫不肖。有死之理。但爾爲名儒。不宜絕嗣。爾孫可以不死。胡生宣淫敗度。妄誘爾孫。不受報于人間。必受罪于阴世。爾且且。胡生自有主者。不必仇他。也不必訴我。說罢。顧貧僧道。爾亦有緣。得見吾輩。爾既見此事。爾須與世人說知。也使知禍福不爽。言訖而去。貧僧定中。所見如此。今果有縑衣公與胡生。豈不奇哉。狄氏所見大驚。沒做理會。狄鍊生也只道胡生誘他鬪蕩。故公公誑他。也還不知狄氏有這些緣故。但見說可以不死。是有命的。把心放寬了。病體減動好些。反是狄氏替胡生耽憂。害出心病來。不多幾時。鍊生全愈。胡生腰痛起來。旬日之內。癩毒大發。医者道。是酒色過度。水竭無救。鍊生日日直進臥內。問病。一向通家。也不避忌的。在他床邊伏侍。遮上掩上。見鍊生。因前周濟他家的。心中帶些感激。漸也交通說話。有求眼去。鍊生出于久慕。得此机会。老大撩撓。調得情熟。背了胡生。眼後兩人已自搭上了。鍊生從來心願。賠了妻子。不多時至此。方纔勾帳。正是

一報还一報。

皇天不可欺。

向來打交易。

正本在斯時。

門氏與鍊生成了此事。也似狄氏與胡生起初一般的。如膠似漆。曉得胡生命在旦夕。到底沒有好的日子了。兩人恩山義海。要做到頭。夫妻鍊生對門氏道。我妻甚美。前日尚誰我接你來。辭醜我成好事。而今若得娶你同去。相處是絕妙的了。門氏冷笑了一声道。如此肯幫襯人。所以自家也會幫襯。鍊生道。他如

何自家幫襯。門氏道：他與我丈夫往來已久，晚間時常不在我家裡睡，但看你出外，就到你家去了。你難道一些不知？錢生方纔如夢初覺，如醉方醒，曉得胡生騙着他，所以卧師入定，先加有此訴。今日得門氏上丟，也是果報。對門氏道：我前日眼裡親看見，却被他們把鬼話遮掩了。今日若非娘子說出，到底被他兩人瞞過。門氏道：切不可到你家說破，怕你家的恠我。錢生道：我既有了你，可以釋恨。況且你丈夫將危了，我还家去張揚，做甚麼？悄上別了門氏，回家裡來，且自隱忍不言。不兩日，胡生死，錢生弔罷灶家。狄氏念着旧情，心中哀痛，不覺掉下淚來。錢生此時有心看人的了，有甚麼看不出？冷笑道：此淚從何而來？狄氏一時无言。錢生道：我已只知不必瞞了。狄氏紫漲了面皮。

強口道：是你相好往來的死了，不覺感嘆下淚，有甚麼知不知？錢生道：不必口強，我在外面宿時，他何曾在自家家裡宿？你何曾獨自宿了？我前日病時，親眼看見的，又是何人？還是你相好往來的死了，故此感嘆墮淚。狄氏道：說着真話，不敢分辨。默上不樂，又且想念胡三，闔眼就見他平日模樣，慼上感病，飲食不進而死。死後半年，錢生央媒，把門氏娶了過來，做了續絃。錢生與門氏甚是相得，心中想着卧師所言禍福之報，好生警悟。對門氏道：我只因見你姿色，起了邪心，却被胡生先淫，了妻子。這是我的花報，胡生與吾妻子背了我淫，今日却了時，候死你，歸于我。這却是他們的花報，此可爲妄想淫淫之戒。先前卧師入定，轉來已說破了，我如今悔心已起，家業雖破，還

好收拾支撐。我與你安分守已。過日罷了。鍊生就禮拜臥師爲
師父。受了五戒。戒了邪淫。也再不放門。氏出去游蕩了。漢河之
間。傳將此事出去。曉得果報不虛。卧師又到處把定中所見。刻
入。變了好些風俗。有詩爲証。

江漢之俗。其女好游。

自非文化。

誰不可求。觀色相悅。

彼此營勾。

寧知捷足。反古光頭。

誘人蕩敗。

自己編繆。一朝身去。

田上人收。

帳前還報。不爽一籌。

奉勸世人。

莫愛風流。

拍案驚奇卷三十二

張員外義撫煩吟云。

包籠圖智賺合同文。

得失榮枯總在天。

機關用盡也徒然。

入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罅捕蟬。

無業可延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甘貧守分隨緣過。

便是清遙自在仙。

話說大梁有個富翁。姓張。妻房已喪。沒有孩兒。止生三女。招得
個女婿。那張老伴兒已過七十。因把田地家緣。盡交女婿。并做
了一家。賴其奉養。以爲終身之計。女兒女婿。也自假意奉承。承
顏順旨。他也不作生兒之望了。不想已後。漸漸疎懶。老大不堪。
忽一日。在門首閒立。只見外甥走出來。尋公公喫飯。張老便道。